

爱

别

离

愁

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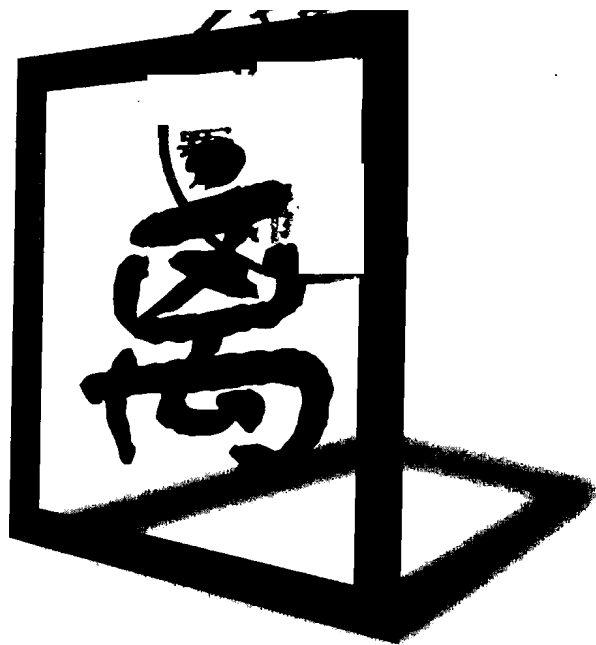
许地山等 / 著
扬子 / 选编

啊！今夕月光如此清幽，不知道 她对
了这多情的凉月，又将如何地回肠千转，
幽思百结呢？不知道
她可曾想到千余里外
还有这样一个可怜的人
在对月怀念她呢？



吉林文史出版社

爱 别 离 愁



许地山 等 / 著
扬子 / 选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Li
离

许地山 等著 扬子 选编

责任编辑:王尔立

封面设计:驿马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4 插页 16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印数:1—8 000 册 定价:10.50 元
ISBN 7—80626—266—0/1·39

目 录

许地山(1 篇)	
别话·····	(1)
庐隐(1 篇)	
雷峰塔下·····	(5)
郁达夫(1 篇)	
记耀春之殇·····	(8)
白薇(14 篇)	
昨夜·给杨骚情书·····	(12)
杨骚(9 篇)	
昨夜·致白薇·····	(40)
冯沅君(1 篇)	
隔绝·····	(59)
川岛(1 篇)	
悲惨的余剩·····	(71)
孙福熙(1 篇)	
送别·····	(74)
章衣萍(1 篇)	
悲哀的回忆·····	(78)
蒋光慈(14 篇)	
纪念碑·把爱写下来·····	(80)
宋若瑜(12 篇)	

纪念碑·把爱留下来	(105)
朱大桢(1 篇)	
寄醒者	(122)
王鲁彦	
寂寞	(124)
柔石(1 篇)	
别蕙	(126)
石评梅(4 篇)	
絨情寄向黄泉	(128)
我只合独葬荒丘	(134)
肠断心碎泪成冰	(140)
梦回寂寂残灯后	(145)
韦素园(2 篇)	
影的辞行	(152)
“窄狭”	(153)
台静农(2 篇)	
春夜的幽灵	(156)
奠六弟	(160)
朱湘(1 篇)	
梦苇的死	(163)
缪崇群(2 篇)	
怅望	(170)
从旅到旅	(172)
陆蠡(1 篇)	
给亡妻	(174)

林榕(3 篇)	
冥献	(187)
墓地	(191)
清明	(196)
马国亮(2 篇)	
莫为我哭泣	(199)
此地不可以久留	(201)
丽尼(3 篇)	
悲风曲	(203)
海夜无题曲	(204)
黄昏之献	(205)
陆小曼(1 篇)	
哭摩	(208)
陈梦家(1 篇)	
一夜之梦	(216)
任白戈(1 篇)	
念祖母	(228)
靳以(1 篇)	
怀念衣人	(232)
田琳(2 篇)	
望乡	(235)
两地	(236)

别 话

素辉病得很重，离她停息时候不过是十二个时辰了。她丈夫坐在一边，一手支颐，一手把着病人底手臂，宁静而恳挚的眼光都注在他妻子底面上。

黄昏底微光一分一分地消失，幸而房里都是白的东西，眼睛不至于失了他们底辨别力。屋里底静默，早已布满了死底气色，看护妇又不进来，她底脚步声只在门外轻轻地踱过去，好像告诉屋里底人说，“生命底步履不往这里来，离这里渐次远了。”

强烈的电光忽然从玻璃泡里底金丝发出来。光底浪把那病人底眼脸冲开。丈夫见她这样，就回复他底希望，恳挚地说，“你——你醒过来了！”

素辉好像没听见这话，眼望着他，只说别的。她说：“喂，珠儿底父亲，在这时候，你为什么不带她来

见见我。”

“明天带她来。”

屋里又沉默了许久。

“珠儿底父亲哪，因为我身体软弱，多病底缘故，教你牺牲许多光阴来看顾我，还阻碍你许多比服侍我更要紧的事。我实在对不起你。我底身体实不容我……。”

“不要紧的，服侍你也是我应当做底事。”

她笑。但白的被窝中所显出来底笑容并不是欢乐底标识。她说：“我很对不住你，因为我不曾为我们生下一个男儿。”

“那里底话！女孩子更好。我爱女的。”

凄凉中底喜悦把素辉身中预备要起底魂拥回来。她底精神似乎比前强些，一听丈夫那么说，就接着道，“女的本不足爱：你看许多人——连你——为女人惹下多少烦恼！……不过是——人要懂得怎样爱女人，才能懂得怎样爱智慧。不会爱或拒绝爱女人底，纵然他没有烦恼，他是万灵中最愚蠢的人。珠儿底父亲，珠儿底父亲哪，你佩服这话么？”

这时，就是我们——旁边底人——也不能为珠儿底父亲想出一句答辞。

“我离开你以后，切不要因为我！就一辈子过那鳏夫底生活。你必要为我底缘故，依我方才的话爱别的女人。”她说到这里把那只几乎动不得底右手举起来，向枕边摸索。

“你要什么？我替你找。”

“戒指。”

丈夫把她底手扶下来，轻轻在她枕边摸出一只玉戒指来递给她。

“珠儿底父亲，这戒指虽不是我们订婚用底，却是你给我底；你可以存起来，以后再给珠儿底母亲，表明我和她底连属。除此以外，不要把我底东西给她，恐怕你要当她是她；不要把我们底旧话说给她听，恐怕她要因你底话就生出差别心，说你爱死的妇人甚于爱生的妻子。”她把戒指轻轻地套在丈夫左手底无名指上。丈夫随着扶她底手与他底唇边略一接触。妻子对于这番厚意，只用微微睁开底眼睛看着他。除掉这样的回报，他实在不能表现什么。

丈夫说：“我应当为你做底事，都对你说过了。我再说一句，无论如何，我永久爱你。”

“噢，再过几时，你就要把我底尸体扔在荒野中了！虽然我不常住在我底身体内，可是人一离开，再等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才能互通我们恋爱底消息呢？若说我们将要住在天堂底话，我想我也永无再遇见你底日子，因为我们底天堂不一样。你所要住底，必不是我现在要去底。何况我还不配住在天堂？我虽不信你底神，我可信你所信底真理。纵然真理有能力，也不为我们这小小的缘故就永远把我们结在一块，珍重罢，不要爱我于离别之后。”

丈夫既不能说什么话，屋里只可让死的静寂占据了。楼底下恍惚敲了七下底自鸣钟，他为尊重医院底规

则，就立起来，握着素辉底手说：“我底命，再见罢，七点钟了。”

“你不要走，我还和你谈话。”

“明天我早一点来，你累了，歇歇罢。”

“你总不听我底话。”她把眼睛闭了，显出很不愿意底样子。丈夫无奈，又停住片时，但她实在累了，只管躺着，也没有什么话说。

丈夫轻轻蹑出去。一到楼口，那脚步又退后走，不肯下去。他又蹑回来，悄悄到素辉床边，见她显着昏睡的形态，枯涩的泪点滴不下来，只挂在眼睑之间。

雷峰塔下

——寄到碧落

涵！记得吧！我们徘徊在雷峰塔下，地上芊芊碧草，间杂着几朵黄花，我们并肩坐在那软绵的草上。那时正是四月间的天气，我穿的一件浅紫麻纱夹衣，你采了一朵黄花插在我的衣襟上，你仿佛怕我拒绝，你羞涩而微怯的望着我。那时我真不敢对你逼视，也许我的脸色变了，我只觉心脏急速跳动，额际仿佛有些汗湿。

黄昏的落照，正射在塔尖，红霞漾射于湖心，轻舟兰桨，又有一双双情侣，在我们面前泛过。涵！你放大胆子，悄悄的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头一次的接触，可是我心里仿佛被利剑所穿，不知不觉落下泪来，你也似乎有些抖颤，涵！那时节我似乎已料到我们命运的多磨多难！

山脚上忽涌起一朵黑云，远远的送过雷声，——湖

上的天气，晴雨最是无凭，但我们凄恋着，忘记风雨无情的吹淋，顷刻间豆子般大的雨点，淋到我们的头上身上，我们来时原带着伞，但是后来看见天色晴朗，就放在船上了。

雨点夹着风沙，一直吹淋。我们拼命的跑到船上，彼此的衣裳都湿透了，我顿感到冷意，伏作一堆，还不禁颤抖，你将那垫的毡子，替我盖上，又紧紧的靠着我，涵！那时你还不敢对我表示什么！

晚上依然是好天气，我们在湖边的椅子上坐着，看月。你悄悄对我说：“雷峰塔下，是我们生命史上一个大痕迹！”我低头不能说什么，涵！真的！我永远觉得我们没有幸福的可能。

唉！涵！就在那夜，你对我表明白你的心曲，我本是怯弱的人，我虽然恐惧着可怕的命运，但我无力拒绝你的爱意！

从雷峰塔下归来，一直四年间，我们是度着悲惨的恋念的生活。四年后，我们胜利了！一切的障碍，都在我们手里粉碎了。我们又在四月间来到这里，而且我们还是住在那所旅馆，还是在黄昏的时候，到雷峰塔下，涵！我们那时是毫无所拘了。我们任情的拥抱，任意的握手，我们多么骄傲……

但是涵！又过了一年，雷峰塔倒了，我们不是很凄然的惋惜吗？不过我绝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里你抛下一切走了，永远的走了！再不想回来了！呵！涵！我从前惋惜雷峰塔的倒塌，现在，呵，现在，我感谢雷

峰塔的倒塌，因为它的倒塌，可以扑灭我们的残痕！

涵！今年十月就到了。你离开人间已经三年了！人间渐渐使你淡忘了吗？唉！父亲年纪老了，每次来信都提起你，你们到底是什么因果？而我和你确是前生的冤孽呢！

涵！去年你的二周年纪念时，我本想为你设祭，但是我住在学校里，什么都不完全，我记得我只作了一篇祭文，向空焚化了。你到底有灵感没有？我总痴望你，给我托一个清清楚楚的梦，但是没有？！

只有一次，我是梦见你来了，但是你为甚那么冷淡？果然是缘尽了吗？涵！你抛得下走了，大约也再不恋着什么！不过你总忘不了雷峰塔下的痕迹吧！

涵！人间更是悲惨了！你走后一切都变更了。家里呢：也是树倒猢猻散，父亲的生意失败了！两个兄弟都在外洋飘荡，家里只剩母亲和小弟弟，也都搬到乡下去住。父亲忍着伤悲，仍在洋口奔忙，筹还拖欠的债，涵！这都是你临死而不放心的事情，但是现在我都告诉你了，你也有点眷恋吗？

我！大约你是放心的，一直挣扎着呢，涵！雷峰塔已经倒塌了，我们的离合也都应验了。——今年是你死后的三周年——我就把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你在天之灵吧！

记耀春之殇

只教是一个动物，既然生了下来，不过迟早几年或几十年，死总免不了的。中国人的俗语，很彻底的在说，先注死后注生。英文中的一个不能免于死亡的形容词，大家在当作人字解，叫 Mortal。

这一种谛观，这一种死的哲学的解释，当然谁也明白，我也晓得；但是对于死之伤痛，尤其是对于一个与自己身有关的肉亲的死之伤痛，可终也不能学作太上的忘情。从前的圣贤，为悼爱子之丧，尚且哭至失明，我生原不肖，我又哪得不哭？

幼子耀春，生下来刚只两整年；是我们逃出上海，迁住杭州之后的那一年旧历五月十八日生的。搬家的时候，霞就有点害怕，怕于忙乱之中，要先期早产。用了种种的苦心，费了种种的周折，总算把家搬定了，胎也

安下了，我们在灯下闲谈，就说及这一个未来的生命的命名。长子飞，次子云，是从岳家军里抄来的名字；同时《三国志》里，也有飞、云的两健将。那时候我们只希望有一位乖巧的女孩儿来娱老境，所以我首先就提议，生下来若是女孩，当叫她做银瓶，借以凑成大小眼将军一门忠孝节义的全套。而霞又说：“若是男孩呢，可以叫他作亮；有了猛将，自然也少不得谋臣，历史上的智谋奇略之士，我只佩服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

他的生日，是一般民间所崇奉的元帅菩萨的生日，元帅菩萨的前身，当然是唐时的张睢阳巡。现在桐庐的桐君山上，还有一尊张睢阳的塑像在那里，百姓祀之唯谨，说这一位菩萨，有绝大的灵感。生下来之后，我也曾想到了那个巡字，但后来却终于被霞说服了，就叫他作亮；小名的耀春，系由阳春，殿春二位哥哥的名字而来的称谓；既名曰亮，自然有光，故尔称耀，写作曜字，亦自可通。

他的先天是很足的；生下来时的肥硕，虽没有过过磅，可是据助产妇说来，在杭州城里，产儿的身体，肥得这样的，却很少见。三朝之后，就为雇乳母的事情，闹成了满城的风雨。原因是为了他的食量之大，应雇而来的将近百数个的乳母，每人都不够他的一天之食。好容易上诸暨去找了一个人，奶总算够吃；但吃满周岁，她的奶也终于干涸，结果就促生了他去年夏季的奶疳之病。

去年天热，我和霞和飞，都去青岛住了月余；后来由青岛而之北平，由北平而去北戴河，一住再住，有两个多月不在家里。后来航空信来了，电报来了，都说耀春的病重，催我们马上回家，我们在赶回来的路上，一夕数惊，每从睡梦里骇醒过来，以为这一个末子终于无更生之望了，但后经同学钱潮医生的几次诊治，他的痼病竟霍然若失，到了秋天，又回复了平时肥白的状态。

经过了这一次的大病，大家总以为他是该有命的，以后总是很好养了；殊不知今年春天，又出了慢性中耳炎的恶疾，这一回又因伤风而成肺炎，最后才变成了结核性脑膜炎的绝症。卧病不上半月，竟在五月二十日（阴历四月十八，去年有闰月，距他生日，刚满念四个月）的晚上去世了。

他的这一回的生病，异常的乖，不哭不闹，终日只是昏昏地睡着。经钱医生验了血液，抽了脊髓以后，决定了他的万无生望，我们才借了一辆车，送他回了富阳的原籍。

墓碑葬具以及坟地等预备好之后，将他移入到东门外的一家寺院中去的早晨，他的久已干枯的眼角上才开始滴了几滴眼泪。这是从他害病之日起，第一次见到的眼泪。他人虽则小，灵性想来是也有的。人之将死，总有一番痛苦与哀愁，可怜他说话都还不曾学会，而这死的痛苦，死的哀愁，却同大人一样地深深尝透了；“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我的哀情，当然也比他自己临死时的伤痛不会

得略有减处。

一年前龙儿死在北平，我没有见到他的尸身，也没有见到他的棺殓，百日之后，离开北平，还觉泪流不止。现在他的坟土未干，我的陪病失眠的疲倦未复，每日闲坐在书斋看看中天的白日，惘惘然似乎只觉得少了一件东西；再切实一点的说来，似乎自己的一个头，一个中藏着脑髓，而思想运动的头颅不见了。

十年之中，两丧继体，床帷依旧，痛感人亡；一想到他的明眸丰颊，玉色和声，当然是不能学东门吴子之无忧。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到深宵人静，仰视列星，我只有一双终夜长开的眼睛而已；潘岳思子之诗，庾信伤心之赋，我做也做不出，就是做了也觉得是无益的。